

午菲 著

MUGELUOQINGREN

木阁楼

情人

一个美貌的、天生丽质的女人

先后在三个不同身份、不同年龄和不同
性格的男人之间游弋

作家出版社

木
阁
楼

情
人

午
菲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阁楼情人/午菲 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8
(文海作家文丛·第3辑/黄敏主编)
ISBN 978-7-5063-4821-8

I. 木… II. 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6538 号

木阁楼情人

策划: 北京文海书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作者: 午菲

责任编辑: 唐杰秀

装帧设计: 书香文化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长岭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47 × 210mm

字数: 240 千

印张: 10

印数: 001-1000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4821-8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者两点声明：

- 一、本作纯属虚构，切勿对号入座；
- 二、本作成人读物，未成年人不宜。

目 录

第 1 章	/1
第 2 章	/12
第 3 章	/29
第 4 章	/43
第 5 章	/59
第 6 章	/75
第 7 章	/91
第 8 章	/106
第 9 章	/115





第 10 章 /126

第 11 章 /144

第 12 章 /153

第 13 章 /170

第 14 章 /185

第 15 章 /200

第 16 章 /216

第 17 章 /229

第 18 章 /243

第 19 章 /253

第 20 章 /264

第 21 章 /279

第 22 章 /291

第 23 章 /301

后 记 /312



第 1 章

初春。叶保已经到桃阳镇税务所上班半个月了。

叶保在下乡收税时摔坏了右脚，崴着脚走进税务所河对岸桃阳旧街一家写有“供销社日杂货店”招牌的门面。

时间是下午三点半，门面已经没有顾客。一位名字叫谭蕾的女老板，正在整理着货架和柜台上的货物。货物略显零乱，女老板神情却有些专注。但叶保走进店里的声音还是打动了她。女老板即偏过头来，一看，是穿着深灰色税务制服的税务人员，女老板便放下手头的活儿，向叶保打起招呼：“哟，都准备关门结账了，却把税务官给迎来了。”

女声清脆，圆润，还略带点甜。叶保颇带懊悔之色的脸上掠过一丝悦意，自嘲地说：“什么税务官？一个破收税员，穷收钱的玩意儿。”他眼睛放在店角那堆锅碗瓢盘上，又说，“今天来可不是来收税的，我想买个能煎中药的陶罐子，你店里有吗？”

“喔，熬中药的陶罐子，那有！在你眼前那一堆里，你自个挑。”谭蕾回应着，把目光落在这个自称是穷收钱的玩意儿的人身上，上下打量他一番之后，心里暗忖：年前曾听过店里的搭伙蔡方哥提起过，说税务所新调来一位他们县城老乡的税务员，看他挺陌生的，敢情就是眼前这位？

“你是对面税务所新调来的吧？”谭蕾带着疑惑的语气问。





“算是吧。”叶保顺口答道。

“什么算是，新来的就是新来，哪有算是的！”谭蕾顶了他一句。叶保便纠正说，“也不算是新来的了，到这里都快2个月了。”

“说到底还不是新来的。”谭蕾的目光这才从叶保身上移开，说，“你要煎的中药是补药、细药，还是别的粗中药？”

“这我也不懂，反正是卫生院那位老中医给我开了七大包。要我连续熬七天的药。”

“七大包？那是粗中药了——你陶罐子就必须选一个大一点的。”谭蕾指着最靠墙角落的那堆锅碗瓢盘，说，“你最少要选六分大的陶罐，左边那些就是六分的。”叶保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，是有一堆赤黄色的陶罐子，紧挨着是一些锄头柄、铁耙、犁头、三脚锄、畚箕、箩筐、木桶等农用货品。虽然长短参差不齐、零碎杂糅，但归类排列堆放有序，杂而不乱。叶保面对着那堆被女老板称为六分的陶罐子，反而不知要选择哪只，他有些发愣着对女老板说，“要选哪种颜色好一点呢？”“一般是赤黄色的好些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陶器是赤黄色就说明烧得熟一些。”“我不懂。哪样才算烧得熟一些？我看，还是你帮我选一只吧。”谭蕾听后，便从柜台里走了出来。

近时，叶保才看清这个女老板原来是个身高足足有1.7米以上的高挑女人。她年龄大约在30来岁左右，细腰、丰臀、高胸，女性特征曲线分明，凹凸有致，那身段正是时下评论女性美的那种魔鬼身材。她长有一张白皙的长条脸，隆鼻、眉毛很黑，大眼，双眼皮，但眼圈黛黑，是那种没经过粉饰的自然的黛色。面对着这张慈眉善目的脸，令人很快联想到寺庙里的某尊观音娘娘。但又不像，这张有些俏皮的、微微翘起下巴的长条脸，更像是某幅西洋画中带着洋味儿的外国女人。她的发型蓬松、微卷、披肩，发式从上到下像一枝枝小花菜，又像一朵朵翻卷下泻的小浪花，自然、熨贴又富有动感，这发式的烫工显然是出自那些手艺不俗的美发师。她上身着一件水红色的、绣有金边的毛料西装，下身着一件浅蓝色的

牛仔裤子，把丰臀绷得紧紧的，没有扣上钮扣的西装很随意地敞开着，内衣套一件紫色的高领羊毛衣，虽然看上去羊毛衣有些薄，但毛色显出的柔软细腻的质地，识货的人一看就能看出那是“恒源祥”一类的高档产品。虽是高领，却仍然无法掩饰住她那可以让任何女性引以骄傲和自豪的丰满胸脯，那高凸的丰姿既妩媚，又性感。当她侧下身子去挑那只赤红色的陶罐时，一股玉兰油的脂香不知是从她的体肤，还是从她的脸庞，或者是从她那魔鬼身材的某个隐秘部位飘散开来，直扑叶保的鼻孔。她把那只陶罐端起用手指往上面轻轻弹了弹，陶罐即发出“咚、咚、咚”悦耳的陶声，她说：“听这声音，这个陶罐瓷实、熟透，质量不错，就这个吧？！”随着她弹陶罐的身动，戴在她双耳上的一对金耳坠，手上一双饰有花纹的宽边金手镯，以及戴在右手无名指的一枚镶有蓝宝石的钻戒，在闪闪地发着亮光。叶保顿感一阵迷惑，一个在桃阳这样的山镇开日杂货店的女老板，整天与这些粗重和杂乱的农用物打交道，却穿金戴银一身珠光宝气？不过，不管叶保认为她这身打扮与她开的日杂店不相配也好，或者认为她带有粗俗气也好，可在眼下1995年这个年头，人们正是以穿金戴银为时尚，不管是村姑，还是城市女性，都在追逐这种珠光宝气的时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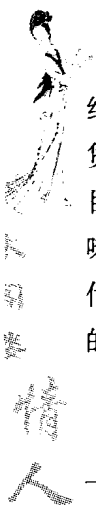
叶保在惊诧之余，禁不住地问：

“你是这个店的店主？”

谭蕾点点头，应道：“是的。不过，我们以前是属于供销社的。这些年不是开始放开市场，搞体制改革，供销社就承包给了我们个人。一个供销社被分割成二十多个子商店，我们店只是其中的一个店。”

“生意还可以吗？”叶保随意问了这一句，目光转向店里。店里的门面很大，有一百多平方米，从门面的结构看，这个门面是由原来的三个门面改装，拼成一个大门面的。但门面是老式的木推门，而不是现代的卷闸门，但门面的层面很高，有三米多高。天花板是杉木的，透着赤、黑、红相间的色泽，说明这门面是有些年代了。上面还有一层，但却是阁楼的样式。可以说，这个门面是属于木式





结构的老门面。叶保望着柜台、货架、地板上四处堆满了日用杂货，闻着从女老板身上不时飘散出来的香脂味儿，和从这些琳琅满目的杂货物里散发出来的塑料味、铁腥味、橡胶味、棉布味、山竹味杂糅在一起的怪味儿，觉得眼前这个装戴时髦浑身上下散发着时代气息的美妇人，整天在和这些粗重货物打交道，实在是枉费了她的这身美貌。一种隐隐的惋惜之情在他心里油然地降生。他说：

“这么大的门面，就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！我们店原来是三个人。供销社承包时按规定每个职工给一个门面。我们三人分到三个门面。为了便于经营，我们把原来的隔墙木板拆除，把三个门面打通为一体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”谭蕾又解释着：“今天不是圩日，没什么顾客，就只我一个人守店了。”

“就是说，平日里，另外两个人就可以歇着了。”叶保接口说，“那两个也是女的？”

“一男一女。那个男的，今天出去进货了；还有一个女的，早些时候回家生小孩了。”谭蕾回答着，毕竟是生意人，特别是面对这些管着他们，会收他们钱的工商、税务，他们都会存有一种戒备之心。她又改口说道，“现在生意不好做，别看门面不小，经营额却不多。你看，从你进店到现在连一个顾客都没有。我们主要在圩集日能做些生意，平日里坐着拍蚊蝇，有时就打瞌睡，养活一家人都难。”谭蕾一边说着，一边把那只陶罐放在柜台上。借着说话的当儿，她从侧面观察眼前这个站着比她高出半个头的陌生男人：他的年龄和她差不多，中等身材，腰板结实、宽肩，脸部俊朗，棱角分明，目光有神，虽说神态有些忧郁，但显得文质彬彬。当他转眼发现她正在审视他时，他秀气的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，她的目光迅疾地闪开了他，接着说，“这样的陶罐，你在煎药之前，先要用淘米水，或者是红薯粉放进去烧开一遍，以免陶罐浸出水渍。”

“是吗？”叶保露出为难之色，“我是吃食堂的，哪有淘米水和红薯粉呢？”

“这有什么难啊，你可以到食堂找炊事员要一把米或红薯粉就



是了。”

“那也是。”叶保点点头，说，“不过，也够麻烦的。不是卫生院那个老中医非要我吃中药，我真的懒得找这样的麻烦事。他还特意嘱咐我中药必须用陶器来煎，说用别的铁器一类的都不行，说会改变中药性。”

“这是当然的了。”谭蕾指着那堆陶罐，“对你说一句实话，我们这些陶罐就是专门等着那些抓中药的顾客。做生意的有句行话，‘货不等你贵缺，只等你急需。’”她风趣地笑了笑，说，“对，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吃食堂，那你中药放到什么地方去烧煎啊？”

“对呀，这也是个问题！没你现在提个醒我都没想到。”叶保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额，说，“那就放到食堂去煎吧。”

“这中药要慢慢地煎熬，最少要一个小时，你一个人守在食堂那不遭人嫌。”她说，“依我看，你还不如再买个电炉，放在自己的屋里慢慢地去煎。”“你这里有电炉？”“有！500的，不过，不知你宿舍里有没有电插座。”

“那有。肯定有。”叶保说。

她再次从柜台里走出，到另一边的电器柜台拿出一只电炉，说，“这样，不就都解决了。但你要记住，在煎药时人一定要守着电炉，如果陶罐里的药汤少了，要及时添进水。否则烧干了，陶罐会裂开。熬完药后一定要记住关掉电炉。”又说，“我看你啊，以前是没干过家务活。”

“一个爷们，哪干过那档子活。”叶保说。

“我说呀，卫生院那医生也真是，看病开个西药片不就得了，开一堆中草药，让你这爷们左右为难。”她眨了眨那双带着黑圈的眼睛，不以为意又话中有意地问道，“你这么健康的爷们，究竟是患了什么病，非吃这苦麻麻的中药不可！”

“人不走运呗，要倒霉就多倒霉——”叶保并没忌讳，叹了一口气，便向她讲述了今天上午下乡在乡间公路上发生的惊悚的一幕。



原来，上午八点多钟叶保骑着摩托车去桃南村的税收点收税。摩托车从岭上下到半山，就在一个下坡弯道的拐角处，突然有一个低着头背驮一捆柴伙的农妇从路边冒出来，横穿公路。当叶保发现她时，摩托车只离她不够四五米远，眼看就要出事的刹那间，慌了神儿的他忙踩油门紧急刹车。这时，飞速前行的摩托车在离她还不到半米距离的身后十分凶险地闪过，仅差一点点，就把那农妇撞上。但因为是紧急刹车，摩托车在路上滑行出一道深深的车辙后，便像倒树一样摔倒在路旁沟渠里，他人也被紧急刹车摔倒的惯性甩出好几米远，人倒在沟渠里疼痛得呼天叫地，那情景简直就像在做一场噩梦，他以为自己这下完了。他对她说：“待我回过神来往路上一瞅时，那险些被撞上的农妇早已横穿过马路，朝前方山边一个只有四、五户人家的山村走去。”

就在叶保要继续对谭蕾讲述时，一个顾客走进店来，打断了叶保的话头，谭蕾走过去迎住那位顾客。顾客只买一把扫帚和一只粪斗。谭蕾收完钱后又回到柜台对他说：“后来，后来怎样了？”

叶保接着继续说，“我看着那个离去的农妇的背影很生气。不过，我还是往好处想，估计她是低着头背驮柴伙，或者是个聋子，根本就没发现摔倒在路沟的我，或许，她就没发现刚才发生在她身旁的一切！我转怒为喜，庆幸我没把她给撞上，庆幸我能果断采取紧急刹车的措施，避免了一场车祸。要不，重则是把她撞死，轻则也会撞个头破血流，半身不遂。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乡下人是靠手脚吃饭，尤其是那还靠捡柴伙烧饭的偏僻穷山村，如果把她撞成残废，不就毁了人家吗？我终于忍着伤痛从沟渠爬起，但发现自己却站不直身，右侧摔倒的大腿从上到下皮肤都摔破了皮，浸着淋淋的鲜血。我擦干血渍，发现站不直身的原因是右踝骨摔伤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回来？车也摔坏了吧？”谭蕾关切地问。

“我崴着脚，去把摩托掀起，那油箱的汽油几乎已经溅流干了，但摩托车只是外伤，并没有坏，还别看是旧嘉陵，还蛮经摔的。我去发动竟然能发动起来，我喜极而泣，忘掉了所有的伤痛，就骑着



摩托车打道回府了。这不，仅剩的那点汽油居然能让我骑到了家。我就去了卫生院，找医生给我开芬必得说吃下活络活络筋骨，并给我的右腿皮肤伤抹一些药水。”叶保捋起右脚裤管给她看，谭蕾见了，整片的伤疤血紫褐红相间，看了让她毛骨悚然。可以想见当时摩托车摔倒的惨痛情景。她说：“怎么没用纱布包扎呢？”“医生说，皮肤伤，不会有大碍，过几天伤处结巴了就会好了。倒是说踝骨的骨轮有些偏歪了，虽然没摔断，但非吃几服治骨伤的中药不可。于是给我开了中药，说要用陶罐煎，我这才到你店里来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。”谭蕾说，“我还以为你是得了什么暗病，进到我店里时一脸愁容。”她嘴里这么说，心里更多的却是感动，为他所说的那句没把那个惹祸的乡下农妇撞伤的话，为他所说的不幸中的万幸。看来这个陌生的男人，心地还是很善良的，社会虽然有邪恶，但人大都是向善的。向善，使她顿生对他产生些微的好感，然后是一种对向善的敬意！感动之余，她对他问道：“你是刚来桃阳的，怎么就知道我这店里是卖日杂货的？”

“我就住在你河对面的办公楼上。站在我住房的窗台就能看见你这边的门面。你们门面那么醒目的招牌大字让人一目了然。特别是圩日，你们店门口摆放着那么多的大缸、小钵、碗、碟、铁锅、塑料桶，是呆子都懂得你们店是卖日杂品的。何况，我是搞税务的。”

“所以，你就来了。看来，我们这些摆在门口的粗重货还真能招徕顾客的。”谭蕾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而这露齿的嫣然一笑，却有一种摄他心魄的迷幻一般的魔力。一缕夕阳西照的阳光返照进店里，让他觉得时间已经不早，他说，“我们食堂快开饭了，我应该回去了，这两样东西要多少钱，你算一下。”

“多少钱？！”谭蕾指着河对岸的税务所说，“我们是‘隔壁亲家’，这样的小物品，你还拿钱啊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当然什么？免了吧！”



“不，这是买卖。”他说，“不是说‘买卖算分，相请不论’吗？你按价收钱，天经地义。”

“这点小钱，你还给我上政治课啊？”

“不，这是生意经。你非收钱不可，否则，我这两样东西就不要了。”他说。

看他说到这个份上，谭蕾就说：“那好，你就给二十元吧！——”实际上那电炉批发价就得二十五元，那陶罐是上等的磁坑产批发价也要八元，收他二十元显然是要亏本的。但她还是觉得自己赚了，为什么？她本来就是真心实意想不收他钱的。做生意的人对常年打交道的关系户哪有几个论价收钱的呢？叶保显然不知道这两件货她是倒贴给他的，他摸出二十元递给谭蕾，但谭蕾没有接，用口朝柜台呶了呶，示意他放在上面。说，“你这个人太认真了，认真的有点迂腐，有点过头了。”不过，她心里还是觉得他是个公道、正直的人。她转换一下口气说，“听你的口音，你好像是外青佛人？”

“你的耳朵挺尖的。”叶保看了谭蕾一眼，说，“没错，我是外青佛人，我是青佛县城的。”——青佛县习惯把靠近县城周边几个平原的乡镇称为外青佛，而把远离县城的山区乡镇称为内青佛。

“难怪听起来你的口音挺熟的。”谭蕾也自我介绍说，“我也是外青佛人。”

“真的？”叶保瞅着谭蕾，在她脸上看了足足十秒钟。

“这还有假？我老家也是县城。”她说。叶保又一次审视着眼前这个美少妇，似乎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不是像刚才那样在逗趣他，于是惊喜地说，“这么说，我们是老乡了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谭蕾不由地又风趣地说，“都说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可我怎么没看见你有泪汪汪呢？”

“我也没见你泪汪汪啊！”也许是被她这风趣的一逗，也许是家乡遇故知，叶保顿觉他和谭蕾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彼此亲近了。叶保惊喜说，“我真没想到，就在我楼底下的一河之隔，竟然会碰上自己的



县城老乡。”谭蕾又笑了笑，说，“这下，你应该大哭一场了吧！”

“你先哭，我肯定也会跟着你大哭。”

谭蕾在此是卖了个关子。其实早在年前她就从自己店里也是县城人的蔡方哥口中听说，税务所原来那个到乡下收税的老税务员退休了，就调来了一个县城人接替了那老头。但她只听说，还没见过这个新来的县城人。没想，今天见面了，而且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见面。谭蕾心里其实也显得有些惊喜，只是她不愿把这种惊喜表现出来。谭蕾晃动着她那头波浪状的长卷发，金耳坠那么一闪，说，“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我们虽叫老乡，但还是有些差别的。”

“什么差别？”叶保问。

“严格来说，我不是正宗的城里人。我是青佛县城城郊的。”谭蕾如实说，“我是城郊美都村人。”

“美都村?! ——”叶保诧异了一下说，“不就一江之隔吗？那也是属于县城呀。”叶保朝柜台靠近一步说，“我小时是个调皮捣蛋鬼，好玩，好喜欢搞恶作剧。夏天好游泳，常常从县城这边游过青佛江到你们对岸的美都村。你们美都村满村都是荔枝树。荔枝成熟时，村头村尾一片红艳艳的，我就去偷摘着吃。”

“只摘着吃，我们那儿是不算偷的。村里有个规矩，外村人来现摘现吃，树主人不管，随你吃个饱。只有吃完，又摘带走的，树主人就会把他当贼捉。但也只限于教训教训，吓唬吓唬而已，是不伤人的。”

“这我知道。”叶保说，“我每次都只限于现摘现吃，从不敢带走。”

“那你还是不够调皮捣蛋。”谭蕾戏谑他说，“你怎么把自己说成是个捣蛋鬼呢？”

“反正我小时就不是个乖孩子。”叶保朝柜台又靠近一步，继续瞅着谭蕾。她也正朝着他看，但眼神里带着女性的羞涩，最后躲开了。

“我真高兴。今天能在这里遇上县城老乡，以后我再也不愁在这里这么静谧孤独了，有空我就可以上你这儿来和你聊聊天了。你欢迎我来吗？”



“当然欢迎。”谭蕾说完，紧接着问：“你来桃阳真的才二个月？”

“我是年内来报到的。然后就回去过春节了。过完春节，我才来正式上班。这不，新到一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都快把我憋死了。”

“这也难怪。”谭蕾说，“我们店的老蔡也是县城的，并且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。”

“老蔡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蔡方哥，你认不认识？”

“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”叶保说，“也许人见过，就是名字和人不对上。他有多大年纪？”

“四十多吧，好像快迈五十了。”谭蕾说，“以后你来了见到他，说不定以前见过面。都是一个县城的人哪有不认识的？再说，县城也只有巴掌那么大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叶保回应着。

这时，店外有人朝里喊：“谭蕾，谭蕾！办公室有你的电话。”

谭蕾忙随声应道：“就去了！”

“怎么你们店里没有电话？”叶保问。

“没有。一个供销社就只一部电话，而且是放在办公室的窗口上，接个电话每次都像在喊魂似的。”她说，快步从柜台里走了出来。叶保见她要走，就说，“你店里没人，我可要走了。”

“你等会儿吧，帮我看一下店，我接完电话马上回来。”谭蕾说完，拔腿就奔出门面。叶保就只好留下了。

尽管此时青佛县城大街上已经开始出现许多人提着“大哥大”，但在这离县城七十公里的山区小镇桃阳，每个单位也都只有一部电话，包括税务所也是如此。只不过打进打出都不要自己掏钱，由单位统一付费。随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程控数字电话，才结束了这种一个单位一部电话的时代，而一个崭新的个人拥有电话的时代，很快就要来到。当然，这只是后话。

谭蕾打完电话很快就回来了，见到叶保一个人坐在墙角那张店



里准备接待客人的泡茶沙发上，谭蕾连续对他说了好几句的对不起，而叶保并不太介意，反而有点感动，第一次和她见面，她就把偌大一个门面让他一个人守在里面。人莫非就是能让人信任。因为他看到她刚才走时，连放在钱柜里的钥匙都没带走，而他付给的陶罐和电炉的钱都还躺在柜台上。见她回来后，叶保说，人家打来电话，你应该有什么事吧，我应该走了，以免耽误你的事。谭蕾说，没有的，还不是老蔡打过来的，说是货物已经起运，大概今晚八点钟能运到这里，叫我别走开，准备接货。她说完，叶保已经起身，他端过陶罐和电炉准备走时，她拿过一只黑色塑料袋说，这样端着多不好走！来，把它们装进袋里。并动手把它们装好，然后在手上掂了掂，确定塑料袋安全保险后，才送到叶保手上。从这个细节看，叶保觉得眼前这个漂亮而伶俐的女人心特别的细腻，并且很能体贴人，直感自己的心里暖乎乎的。他向她道了谢后，提着塑料袋，崴着脚步从她店里走出。谭蕾跟在后面，一直把他送到门口。叶保出店后朝街角走去。这时谭蕾才发现，叶保是骑着摩托车过来的，叶保牵过摩托车后，坐在上面，回过头来看她。她也正拿眼目送着他。

就在叶保回头的一瞬间，谭蕾心里一个激灵，猛然发现骑在摩托车上的这个俊秀而且有点木讷的男人，有一种让她说不出的感觉，他帅气的身影在夕阳西下的余辉里，仿佛被镀染上一层金色的光，通体浓墨重彩，她的心好像被他吸引，又让她感到怅然若失。他向她点点头，示意着道别，然后踩动油门，摩托车便朝眼前石拱桥的陡坡爬行而去了。